

积极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农村养老服务现状研究

——以江苏省D市为例

田娇娇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 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1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1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25日

摘要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社会结构的深度调整, 中国人口发展进入从数量增长到结构转变的历史新时期, 呈现出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明显的趋势性特征。其中,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当前我国发展进程中亟待应对的重要社会挑战。本文以江苏省D市为例, 从基础概况、体系建设等维度分析江苏省D市农村养老服务现状以及服务困境, 探讨我国在积极老龄化背景下农村养老服务的现状。

关键词

积极老龄化, 农村, 养老服务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Elderly Care Services in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ctive Aging

—A Case Study of D City, Jiangsu Province

Jiaojiao Tian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March 17, 2026; accepted: May 11, 2026; published: May 25, 2026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rofound adjustment of its social structure, China's population development has entered a new historical period, transitioning from quantitative growth to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This period is characterized by notable trends

such as low fertility, aging, and regional population growth and decline differentiations. Among these, population ag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ocial challenge that needs to be addressed urgently i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process of our country. Taking D City in Jiangs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service predicaments of rural elderly care services in D City, Jiangsu Province, from the dimensions of basic overview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explor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elderly care services in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ctive aging.

Keywords

Active Aging, Rural Areas, Elderly Care Service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我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的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在不断加深。根据人口发展趋势预测,到2035年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将突破4亿大关,占总人口比例超过30%,届时我国将正式迈入重度老龄化社会[1][2]。

2020年,人口老龄化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并赋予其鲜明的“积极”发展定位,让老龄社会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民生领域的重要实践载体[3]。2022年,国家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统筹发展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兜底服务供给,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共享、优质的基本养老服务。积极老龄化作为世界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共同探索方向,其核心理念与促进老年人就业的应对思路高度契合,也为相关实践推进提供了多元策略选择[4]。2024年,国家在此基础上持续深化部署,提出要健全完善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的政策机制,为老龄事业发展筑牢制度支撑。从当前我国养老与照护服务的实际开展情况来看,老年人的照护需求已不再局限于基础保障层面,而是呈现出多层次、全方位、高品质的多元化发展特征,对养老服务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5]。

2. 文献综述

2.1. 关于积极老龄化的研究

近年来,学界围绕积极老龄化议题的探讨日趋深入,研究视角从单一维度的老龄化描述,逐步拓展至理论建构、数字融合、实践路径等多个层面。在老龄化基本特征与现实挑战上,孟现玉(2024)指出我国已进入少子老龄化社会,家庭层面的互助功能持续弱化,劳动力供给面临长期压力[4];曹献雨等(2025)提出则进一步揭示出老龄化的新动向,即老年群体内部的高龄化趋势愈发明显,城乡之间的老龄化差异依然显著,“未富先老”的总体特征并未改变,同时老年人口的健康分层问题正成为政策制定中不可回避的因素[6]。在理论研究上,王荣等(2026)认为积极老龄化理论体系尚未真正成熟,尤其在数字化浪潮的冲击下,老年人数字心理适应问题正在成为研究的新重点[7];贺雪峰(2024)提出农村积极老龄化的核心是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8]。在数字化与老龄化交汇的领域,适老化问题成为研究热点。王雨阳(2024)指出老年人往往被简单标签化为“数字边缘群体”,这一研究范式本身存在局限,主张应更多转向人文主义视角,关注老年人在数字时代的真实体验与能动性[9]。值得注意的是,学界对于数字技术介入老龄化的实际效果存在分歧。王荣等(2026)提出数字化背景下的积极老龄化,不能仅停留于工具层

面的适配,更需关注数字生态的整体构建,避免技术应用与老年需求之间形成新的鸿沟[7]。实践层面,如何将老龄化压力转化为发展动力,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孟现玉(2024)提出核心在于推动“人口红利”向“长寿红利”的转变,从制度设计上为老年人社会参与创造条件[4]。

2.2. 关于我国农村老龄化的研究

近年来,国内学者围绕农村老龄化的基本特征、现实困境以及应对路径形成了若干值得梳理的学术脉络。在特征与基底方面,陈辉(2025)基于七普数据证实农村老龄化程度显著高于城市,老年人口超1.21亿[10];杨园争、刘津(2025)指出农村老龄化呈现区域差异显著特征[11];卢成会、祝坤(2026)提出农村老龄化凸显“程度深、差异大、未富先老”特质,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性强是重要现实基底[12]。在发展困境上,卢成会、祝坤(2026)指出农村劳动力老龄化阻碍农业转型与产业融合,引发文化传承危机[12];杨园争、刘津(2025)提出乡村治理面临服务能力梗阻、公共物品购买能力不足等问题[11]。理念转型层面,陈辉(2025)倡导养老研究从保障视角转向生活者视角,重视低龄老人价值[10];贺雪峰(2024)强调树立积极老龄观,凸显“生产性老龄化”价值[8]。实践路径上,学者们从激活低龄老人活力、乡村治理转型、产业创新等维度提出策略,贺雪峰(2024)则强调探索“三不离”的农村养老制度模式[8]。

2.3. 关于我国农村养老服务的研究

近年来,国内学界围绕农村养老服务的现实困境、实践模式与优化路径展开了较为系统的探讨。在现状与困境上,陆杰华、孙杨(2025)测算2035年农村老龄化水平将达40.8%[13];林宝(2025)实证农村养老服务存在设施简陋、覆盖不足等短板,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结构、资源配置低效等[14];钟仁耀(2024)补充指出农村养老服务还面临养老金区域失衡、专业人才短缺等问题[3]。在服务模式上,陈辉(2025)提出“内生性、低成本”互助养老模式,将其定位为家庭养老与国家养老之外的重要补充,强调这种模式更能契合农村社会的熟人网络与经济条件[10];王华(2025)的研究聚焦于家庭内部照护,指出配偶照护在农村养老中占据核心地位,主张构建双向互动的照护结构,既关注被照护者的需求,也重视照护者的身心负担,避免单向度支持带来的家庭压力[5]。优化路径上,林宝(2025)指出,破解农村养老服务困境的关键在于统筹城乡融合发展,同时注重轻资产投入模式,避免简单复制城市养老机构的建设路径[14];陆杰华、孙杨(2025)提出构建“中国式养老服务”体系的设想,主张依托县、乡、村三级服务网络,借助数字技术赋能,打通服务供给的“最后一公里”[13];郭未、王若霖(2025)从更宏观的视角切入,主张通过技术创新提升服务效率,同时充分挖掘低龄老年群体的服务潜力,并完善医疗保障体系的配套支撑,形成多维度协同推进的格局[15]。

3. 江苏省D市农村养老服务现状

D市是我国中东部深度老龄化县域的典型代表,老年人口占比高、农村老龄化程度深,重点养老服务对象规模较大,养老服务供需矛盾较为突出。老龄化程度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属于深度老龄化县域,且农村地区老龄化占比更高、程度更深,是我国中东部县域农村老龄化的典型缩影。全市重点养老服务对象上万人,涵盖居家上门服务对象、80岁以上养老金发放对象及特困、低保、失能失智等特殊困难群体,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突出。

近年来,D市以政策保障为基础、以设施建设为支撑、以服务供给为核心,逐步构建起居家、社区、机构协同发力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3.1. 居家养老服务体系

在基础保障层面,D市建立了分年龄段养老金发放制度,通过“民生吉响”智慧系统实现养老金动

态管理，民政部门每月与公安、殡仪馆开展数据比对核查，有效减少老人户籍迁移、离世未及时注销等导致的发放误差，保障福利资金精准落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实现应保尽保，为农村老年群体提供了较为稳定的制度性兜底。在居家养老服务方面，当地采取“政府主导、专业机构运营”的模式，通过公开招标引入第三方服务主体，重点面向特困、失能、独居、高龄等老年群体开展助浴、保洁、代购、生活照料等上门服务，依据老人身体能力评估结果设置了四档差异化服务收费标准，由政府财政统一购买服务。智慧养老平台的应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服务过程的打卡留痕与资金使用的动态审计；部分机构同时推广智能照护设备，增强了居家老人的应急响应能力，也将制度保障转化为具象的服务体验。

3.2.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在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方面，完成村居“一村一点”全覆盖的优化缩减，全市已建成多家标准化日间照料中心和长者幸福食堂……当地逐步形成以村级养老服务站、日间照料中心及长者幸福食堂为主体的服务网络。长者食堂采用“中央厨房 + 助餐点”的运营模式与低价普惠的定价机制，有效缓解了农村老年群体的日常就餐难题。

3.3. 机构养老

在服务需求更为集中的层面，机构养老保持“公办为主、民办补充”的基本格局，公办养老机构承担特困供养对象的集中保障功能，部分民办机构则探索医养结合服务路径，为失能、半失能老人提供专业照护支撑。公办养老院方面，主要接收五保户等特困供养老人；民办养老院方面，与本地医院合作实现医养结合模式，配套基础医疗设施与护理人员。

总体来看，D市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体系框架基本成型，兜底保障功能不断强化，基础服务供给持续完善，较好满足了农村老年人基本养老需求。

4. 江苏省D市农村养老服务困境

通过推进智慧养老、适老化改造、助餐服务等项目，D市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农村老年人的基本养老需求。然而，在积极老龄化战略深入推进、农村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老年群体需求结构加速转变的背景下，D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仍面临多重制约。

4.1. 收入偏低保守，双重因素制约

D市农村老年人的收入结构较为单一，主要依靠基础养老金和子女赡养，可支配收入处于较低水平。这一经济状况加之老年人的时代观念塑造了“重节俭、轻消费”的养老消费习惯，直接影响了养老服务的使用意愿。实际生活中存在一些颇具代表性的现象：D市部分老人为节省开支，拒绝使用养老食堂提供的一次性餐盒，导致食堂在餐具回收清洗环节成本上升；有的老人担心耗电，甚至将一年用电量不足一度的一键呼叫设备拔掉电源；即便政府已对服务项目进行补贴，D市老年人仍倾向于将有限资金用于日常买菜等基础生活支出，对康复护理、心理慰藉等非基础服务缺乏付费意愿。

与此同时，D市老年人文化程度整体偏低，对智能设备的操作能力有限，客观上形成了“数字鸿沟”。即便免费安装一键呼叫、健康监测等设备，D市部分老人因不会操作而将其闲置，难以发挥智能养老的技术优势。

更深层的影响来自传统养老观念。在以D市为代表的农村社会，“养儿防老”“居家才是孝”等观念仍具较强约束力，相当一部分老人对机构养老、社区集中养老心存抵触，即便子女无暇照料也不愿入住养老院，导致部分公办养老机构床位空置率较高，养老服务资源难以有效利用。

4.2. 资源配置不均，服务内容单一

从空间布局看，D市优质养老服务资源呈现向城区、乡镇政府所在地集聚的特征，偏远村居养老服务设施不足、服务人员短缺的问题较为突出。D市部分老人因出行不便，难以享受理发、基础照料等日常服务，城乡之间的养老服务可及性差距较为明显。

从服务内容看，当前D市养老服务供给以基础生活照料为主，主要解决吃饭、保洁、理发等基本生理需求。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康复护理、失能失智照护、心理慰藉、精神文化等多元化、个性化服务供给严重不足。D市中风康复期老人缺乏专业指导，独居老人的情感陪伴需求无人回应——这些现象表明，养老服务供给与积极老龄化所倡导的“健康、参与、保障”理念尚有不小距离。

4.3. 过度依赖补贴，承压能力不足

D市的养老服务项目大多依靠政府招标与财政补贴维系。居家服务、老年食堂等项目均由政府招投标确定运营主体，财政补贴是主要资金来源。这一模式存在三方面隐忧：一是中标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服务中断，影响项目稳定性；二是公益性性质限制了企业定价空间，盈利空间狭小；三是适老化改造补贴比例下调后，老人自费负担加重，改造意愿降低，企业相关业务拓展受阻。

与此同时，D市服务人员用工成本持续攀升，专业人才供给不足。护理员不仅专业能力有限，而且工作强度大、待遇低，难以吸引年轻专业人才加入。企业市场化收入微薄，难以覆盖运营成本，智能养老设备运维存在资金缺口，流量费用垫付压力较大，运营的可持续性面临挑战。

4.4. 智能技术失配，落地实效不足

当前推广的智能养老设备多基于城市宽带网络设计，而D市农村地区网络覆盖率有限，部分偏远村居无宽带覆盖，设备需依赖流量卡联网，使用受限。设备操作流程相对复杂，未充分考虑农村老人的操作能力，缺乏简易化、适老化设计，使用门槛较高。

同时，智能设备安装后，D市部分地区缺乏专业人员进行定期检修调试，故障无法及时维修，导致部分设备闲置。且设备耗材更换、流量费用等后期运营成本无明确承担主体，企业无力持续承担，且D市政府尚未出台相关补贴政策，影响智能养老技术的持续推广。

智慧养老平台的数据共享程度亦显不足。D市市级平台与社区、养老机构、医院、公安等部门的数据尚未实现互联互通，平台功能主要局限于服务监管，难以整合老人健康数据、户籍数据、需求数据，无法实现养老服务的精准匹配与个性化供给。

5. 江苏省D市农村养老服务的改善措施

针对D市农村养老服务发展的现实困境，结合我国农村深度老龄化的实际情况，从以下五大维度提出针对性改善措施，推动农村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实现养老服务与积极老龄化理念深度融合。

5.1. 立足现实需求，破解多重制约

针对D市老年群体收入偏低、消费保守、数字鸿沟与传统观念相互交织的困境，可从几方面着手：稳步上调基础养老金，完善特殊老年群体专项补贴，扩大政府购买养老服务范围；依托社区开展常态化智能技术培训，同时保留线下服务通道，保障服务可及性；通过入户宣讲、典型分享等形式普及积极老龄化理念，引导老人主动接受养老服务与智能产品。

5.2. 均衡资源配置，强化监管实效

建立D市全域养老服务资源统筹调度机制，结合老年人口分布与需求差异划分服务片区，推动优质

资源向农村、偏远区域倾斜。服务内容上，在基础照料之外重点增加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等多元服务。监管层面，依托智慧平台实现服务可追溯，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引入第三方评估，推动监管从形式化向实效化转变。

5.3. 优化补贴机制，提升运营能力

财政补贴方面，D市可建立“激励性+差异化”机制，将补贴与服务质量、群众满意度挂钩。企业层面，引导树立“公益+市场”理念，推出普惠性与个性化付费服务，拓宽营收渠道。社会层面，搭建运营主体协同平台，推动资源共享降本，完善配套扶持政策，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5.4. 破解技术困境，赋能基层养老

技术方面，引导研发主体深入基层摸排需求，聚焦重点人群研发简易、便捷的智能产品，结合农村网络与电力基础优化设计。制度方面，建立“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基层联动”机制，加大政策与资金补贴，组建专业运维团队。运行方面，开展分层分类实操培训，依托志愿者形成常态化帮扶机制，引导家属参与，消除老人抵触心理，推动智能养老技术真正融入日常生活。

6. 结语

积极老龄化不仅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战略导向，更承载着亿万农村老年人对幸福晚年的美好期盼。农村养老服务作为践行这一理念的关键载体，是乡村振兴战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唯有让积极老龄化理念深度融入乡村养老实践的方方面面，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夯实民生保障基础，才能让每一位农村老年人都能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温暖的民生力量。

参考文献

- [1] 陆杰华, 孙杨. 少子老龄化对“十五五”时期城市建设的新挑战及应对方略[J]. 2025(5): 77-88.
- [2] 黄旭. 老龄化、人工智能和延迟退休[J]. 南方经济, 2025(7): 75-97.
- [3] 钟仁耀.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下养老服务的均衡发展[J]. 社会保障评论, 2024, 8(4): 102-120.
- [4] 孟现玉. 积极老龄化视域下促进老年人就业的法治路径[J]. 交大法学, 2024(2): 117-131.
- [5] 王华. 从沉默到赋能: 老龄化转型中农村照护困境的主体性实践[J]. 甘肃社会科学, 2025(5): 177-184.
- [6] 曹献雨, 睢党臣. 数字适老化: 老龄化和数字化叠加下银发经济发展困境及破解路径[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6(5): 105-114.
- [7] 王荣, 钱春晖, 邢晓佳, 等. 数字化背景下的积极老龄化: 老年人数字心理适应及智慧心理服务[J]. 电子政务, 2026(3): 29-41.
- [8] 贺雪峰. 应对农村老龄化的中国方案[J]. 贵州社会科学, 2024(9): 133-144.
- [9] 王雨阳. 数字化与老龄化[J]. 新闻与写作, 2024(8): 4.
- [10] 陈辉. 从保障视角到生活者视角: 老龄化背景下农村低龄老人养老问题审视[J]. 湖湘论坛, 2025, 38(4): 45-56.
- [11] 杨园争, 刘津. 老龄化“约束”下的乡村治理: 从增长到发展的转型[J]. 农村经济, 2025(4): 164-172.
- [12] 卢成会, 祝坤. 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趋势问题研究[J/OL].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1-11. <https://link.cnki.net/urlid/11.3513.S.20250924.1520.006>, 2026-05-20.
- [13] 陆杰华, 孙杨. 少子化老龄化人口新常态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及战略应对[J]. 西北人口, 2025, 46(3): 1-12.
- [14] 林宝. 加快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 关键问题与政策思路[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39(6): 118-125.
- [15] 郭未, 王若霖. 系统观念视域下的人口老龄化呈现与理解: 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的视角[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55(5): 74-82.